四書輯釋

論語卷之十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㞐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通攷】熊氏曰言陪臣專政者一春秋之變至此極矣內一章言性餘皆謹習修[illegible] 胡氏曰此篇之事[illegible]戒嚴[illegible]所為多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平聲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葉少蘊曰虎[illegible]南子[illegible]大人可以見而不見可以不見也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苦濫反孔子

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illegible]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illegible]）失時謂不

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illegible]）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

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

不復（扶又反）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

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楊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

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

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去聲）而亦無所詘也（[illegible]）

聖人能遜言叩無愆詘○不詳舒既貨暇亡此不足責孔子矜
陳亡亻一於不誠乎云非不誠也後以歡亡卒我亦以微小
生一米一於其詘乎六也往其從不亦詳往以氏曰可
人行事君子豈得若計於故禮謂孔子尚不往來說其相我不往不亡
往拜則臨小人之計故此於其○孔子尚不往來謂其能○往拜
隨問而管舒小人得之得諸禮者相謂孔子不往其亦如已所貨也
小入於其從禮無詳以而自所赤也謂孔子不往人者也貨推也
細所行也之禮相我然而名○沒其而自勳不往其也之義道天皆
綴機也之於禮乎能也禮○而答然○不日新所在見人其道也
其往拜於其禮不名能若然能問然對而自不往者若義事也
四者折其禮者非能也然以此○之答不之日所往其非亦雖然
五往出為夫然後見聖人言之全仲德勳問而答對而不往見者知出
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
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
以何或欲百信不信身何欲乎以見天下不日所為可謂為身見乎也所敬不敬於謂子謂
玉百見為卻日見信以知有同見見日所以不以謂為見乎將敬所不
不或欲見謂曰問不則欲欲日也謂所不不知身乎曰所子不不法
或信求日陽虎陽人所以何欲以不信見日謂而不謂身孔子仲已南如言
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蓋道外無身
乃見之求近於只於說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蓋
與說矣此詘必身乃不信他合溫而語不錄可見為見
斷不能說○○身一身字不知聖人之意見本自不見之足
身以信道時新身一身字不道舊仍也乃而必無去非言
閒而不去見身日以事二而物人所之以不乃自奈出謂到
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遂見之非中也既有龍而不往拜

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詘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通攷】程勿齋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善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也朱子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黃紹曰理氣並論此自後世訓釋者言之聖賢隨字者通塞而施教各隨所見而立言性相近自夫子所見而立言後世因其相近二字推之則以為兼氣質道性善自孟子當時所見言之後世因其東言則為專指理在當時初無理氣之分也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語錄[illegible]

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性是天賦于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質資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孔子言性兼以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或問習之相遠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也自其發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此是因其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輔氏曰性之本謂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者也防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理則人與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兼氣質而言非字在猶蓋謂之對近則是未然有世不同外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中也謂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此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未更性氣資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而惡人者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冬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吳氏曰習與性成言相習始此中人上下之資相去本不甚遠惟習於善則日造乎而則習於惡則日淪乎汙下以是而相遠耳上知生知安行何有於習下愚習於惡則有之習於善則無矣上知下愚相去遠矣又豈待習而然哉○通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

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
近習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如此所以
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
以相近言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夫命之性不雜乎氣
質之性其初備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濁也朱子之生
無有五方其志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敵於
不同有至死莫從相爲者習之相遠也於之先即不人有此
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也理性者心中所稟曰之理也
幾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受乎性善
以天也之性言非天地之生雜空不者乎氣質而自爲一物
也就氣質中指出天此本然賦于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
耳然天此之性雖不離乎氣質亦不雜乎氣質孟子之言性
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
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
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火帶言氣質之性也諸錄有云孔
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精以雜氏推謀固兼氣質而言
之說終之透數不
得已而發此云

性習

以所性言

無有不善

有善未善

以所習言

爲善而善

爲惡而惡

原於天地之本同

生於氣質而或異

相近

因其氣質而遂變

相遠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声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輔氏曰二章相承此以一時之言（通攷）黃氏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稟論以孝問言之愚者若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此孝問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真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言也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語錄拒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思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思柔惡之所為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懵然昏愚往往為戾氣所蔽錮而不可與入於善耳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語錄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知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若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以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習与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或問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饒氏曰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肯不肯繇惰心其所以有不肯者才實為之也又曰性相近是說性上知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知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者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皆亦非習之所能移矣○吳氏曰下愚以賦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皆暴棄之謂也

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上知下愚

以性言

以才言

本善

自暴

自棄

上知所以不可移

下愚所以不肯移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語錄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畎畝閒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

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反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或問礼樂之用道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礼樂一家有一家之礼樂一邑有一邑之礼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礼樂亦聽其大小而教其用惡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此○馬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弦盖鄉琴瑟歌詠謳誦之耳城以武名乃若資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礼樂變甲胄之俗為弦歌之声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饒氏曰弦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湊礼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礼樂冬夏教以詩書纔教便兼詩書礼樂不應只教以弦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礼冬習書皆因得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声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礼樂為教學詩書礼樂則是學道○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二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通曰所謂道者仁義礼樂而已以礼樂為教故上焉教此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學此者務有事上之義

禮樂○
- 以治言 — 大國小邑莫不以是爲教
- 以教言 — 君子小人莫不由此以治

○此武城所以緐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叛與畔同○馬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泄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

[illegible] 左傳定公五年事見季氏篇首章集註家臣婁叛下○十一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張師曾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佛肸召子欲往王氏張氏皆讀召子爲句今從之

通攷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謂東魯○古注陳氏曰姑有用我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東周乎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

不能改故也

語錄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註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也曰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閉字只是有用我便比要做些小事何如是有不爲東周底意這處與一十年之後是其爲認乎許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問佛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勘得化改過自新全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與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指皆○皷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爲東周夫子必告以爲之聖道如問僭君待子而爲政子將窦先夫子使告以正名今聖人吾魯說出難爲讀要○輒氏曰啓在周之東故云爾盖聖人無小成句就之事如護用爲不與周道以維文武不已也光師曰南輒謂使聖人得用周將反東周僭測之爲而復而周之制此即朱子所不取之說○通曰門人豈有不說於夫子皆而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弗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礼化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盖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兆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勤得而亦之乎

公山佛肸之召

以皆欲往言

無不可變之人

無不可爲之事

○此生物之仁

敬夫說

其人終不可變
其事終不可爲
此知人之知

[illegible]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語錄問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切曰不敏則便有怠忽纔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任是甚倚靠是能窓人隱當事也○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於五者則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戾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蓋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淵問仁亦以歸仁爲能之效言也○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寬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以是也然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紛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国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体用備矣夫仁

道無不該乃万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嘗掌子張病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怠敵所病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病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以無倦病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違病其不足於惠也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音余。饒氏曰夫子以心存理得為仁是指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兼日南軒於五者以恭為主方与胡氏釋千乘之国章謂五者以敬為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其。通曰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也故夫子因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此者也能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之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溥遍矣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語録六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足然皆不与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語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有不類以前諸篇。馮氏曰孔門問仁無非問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歟

為仁
以其本言 — 恭 寬 信 敏 惠 — 必能行於天下
以其效言 — 不侮、得衆 人任 有功 足使人 — 無不可行於天下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汙也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

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平聲希。」楊氏所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乃以爲子路輩言也。○語錄問：公山之召，子路不說，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子路不意，以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所聞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体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

磷緇之患也。曰得之。○張氏曰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與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音互）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語錄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意○饒氏曰猶物之不能飲食不特匏瓜爲然不食疑只是不爲人所食如須果不食并淶不食是此蓋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可蓋之以爲壺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註者謂但可爲壺以涉水是也又如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即是匏瓜繫於栗薪之上繫而不食譬如人之空老山林而不爲世用也聖人道濟天下其心豈如是哉

【通[illegible]】金履祥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爲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爲常故當時以二子設叛公室爲人異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爲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避之也其可與有爲則聖人自是爲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爲則聖人行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強之又豈拘之哉凡此皆聖人有爲之微意在不言之表者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

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語錄問佛肸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自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略開霽有些光明又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卻終不許他曰貨全無善意求見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聖人○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於佛肸恐其浼夫子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己之意各因其所疑而喻之耳○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爲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爲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有不可教也

出處經權
- 以子路所問論 — 不善不入 — 言君子守身之常法
- 以夫子所然論 — 不磷不緇 — 明聖人體道之大權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爲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全體也

居吾語女（語去声）

礼君子問更（平声）端則起而對（出記曲礼）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声）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絞急切）

罔抗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如證父攘羊使父坐○潘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張氏曰絞者訐而已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言剛勇只是敵爲剛有堅強之意○輔氏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惟有剛有柔勇則剛之發出者也○饒氏曰剛爲質体也勇爲氣用也

狂躁率也

輔氏曰凡饒於指之狂下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狷之○饒氏曰躁容性柔安動之意○黄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雖重淺深當施不當旋

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而為人所欺知偏則窮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容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孤剛則堅守而強是皆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〇范氏曰

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輔氏曰此說就子路身上發明尤切子路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若此剛勇直信皆其氣禀之偏故特告之〇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此之以上四蔽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

六言

仁 知 信 直 勇 剛

所好皆美德

六蔽

愚 蕩 賊 絞 亂 狂

不學故害德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爲而莫之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語錄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頓足反覆諷詠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以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爲觀己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爲以此識彼則此觀爲觀己然後四語皆一意比先師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三意方爲盡

可以羣

和而不流和以處衆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羣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如關雎言夫婦常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二者舉重而言父子君臣人倫中之重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爲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爲善不已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爭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然而不怨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爲益不既多乎

學詩之法
- 以眼[illegible]言——可以興觀羣怨——無所不當
- 以重者言——邇事父遠事君——無所不備
- 以緒餘言——多識鳥獸草木——無有或遺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声

為猶學也馮氏曰為如高叟為詩之為周南召實照反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脩身身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脩身之事也在其中矣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本此○語錄問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者行相須之義○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深言而復告之也先師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識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礼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佗說哉

通攷

朱公遷曰女為周南召南乎子何莫學夫詩誦詩三百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周南召南

以學言

可用之鄉人

可用之邦國

皆脩身齊家之事

以不學言

一物無所見

一步不可行

其猶正牆面而立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將如幣之未將之將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發如英華發外之發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鍾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后來人昧其實但以玉帛鍾鼓為禮樂耳○程

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斈者記其語雖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始倚近且粗者以明之非眞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為樂之本○黃氏曰集註程子之言禮樂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註之敬與和主人心而言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皆始有序而和矣○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人

而不仁如礼何章集註辛李氏人心亡矣亦是就人心上説
辛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説○饒氏曰
礼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〻皆有之不特玉帛鐘鼓
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礼樂則知
天下無一物無礼樂隨処受用然其实不出序與和二字○
馬氏曰復曰云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礼
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礼者天地之序樂者
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有声音所以發其
和是時礼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
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国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
子之言亦必
有為而發也

禮樂○

以本言 —— 唯敬與和 —— 不可遺其本

以末言 —— 玉帛鐘鼓 —— 不可專事其末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盗也與荏而
甚反窬 平声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
盗名而常畏人知也○饒氏曰穿窬内懐為盗之实而外飾非盗之状以欺人故以譬夫内本柔弱而

外爲嚴厲以欺人者也○饒氏曰色不止謂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爲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人日[illegible]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闇斷暗處則爲盜○王氏回曰此有爲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通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爲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爲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爲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慝者也

以色厲言 — 盜名

以內荏言 — 無實

○譬猶穿窬 — 常畏人知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illegible]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愿愨矣謂在上者能端莊誠實則下知從愿愨而純愨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胡氏曰既以鄉爲一鄉又以爲鄙俗者鄉之得名本以鄉俗爲善也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亦猶鄙鄙之稱鄙之爲言者言鄉之爲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俗之類故其稱察人而從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私之以爲愿也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烏故反之詳見形甸反孟子末篇眞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〇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迂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絜理之正也鄉原不欲為廉絜以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為說以自蓋使人說之以廉絜然實非廉絜而反以害廉絜之正也故貪大不足以害大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〇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汙是要媚小人以忠信廉絜足以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見以此得名都去享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上章言盜二猶畏人之類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

上章以盜言——色厲內荏　尚畏人知

此章以賊言——鄉原　肆行無忌

二者不同

〇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〇王氏曰君子多識如字前言往行去聲以畜許六反其德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引以證此恐切證此章所指正與易之說反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日新若徒以資口說而已則於德將何

哉○胡氏曰德之棄与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皆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也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己故曰棄先節曰人之聞善蓄之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崇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棄矣

德

以亂德言 — 同流俗合汙世 — 此德之賊

以進德言 — 多識前言往行 — 此德之蓄

道聽而塗說 — 此德之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声）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得謂得富貴權利○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文省耳）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徐兗反）癰舐（神紙反以舌取物也）痔（直里反）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

患失而已通曰吮癰舐痔是柔惡弒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惡劣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通〕

莊子列禦寇篇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癰痤皆疽之屬也痤徂和反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山甬反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嗽癰齲仕客反齲也齲出其膿血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嗽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繇與由同

○胡氏曰許昌靳居覲反裁之有言

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功名功業聲名也今俗又總貴仕爲功名非矣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纂弒之心惟患失之浸淫至此履霜堅氷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弒父與君之原也○胡氏曰靳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流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亡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爲則爲不得爲則不爲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得功名爲重則富貴爲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蔣氏曰孟子曰鄙夫寬謂所見陋故也所見鄙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illegible]○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

職分之所因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雖不忍遊離苟得，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廩，片思有之，則亦何失之患矣。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士之品三

- 以志道德言 — 功名不足累心 — 此聖賢之徒
- 以志功名言 — 富貴不足累心 — 此豪傑之士
- 以志富貴言 — 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 此鄙夫之謂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陳用之曰人之[illegible]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之有疾也昔所謂疾，今亦亡歟無通之，傷俗之益偷也。將氏曰或疾之亡不收為決然之辭則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為矜大閑猶[illegible]防也

持守太嚴〔矜不非於誇細行之矜〕廉謂稜角陗厲〔陗與峭同〕忿戾則至於爭矣〔馮氏曰君子矜而不忿戾小人矜而不廉〕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語錄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分際處所謂廉者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能斷〕

〔如物之則而後斷下分去○問智則能詠愚者無智向故能 欣曰如狂而不直偏而不原之類○說氏曰者詰箸所謂古今 肆謂不為狂也恣而不蕩之義變而狂疾古狂而如直不○說直氣宜日之性於之乃偏所說古狂 放而足不及乎蕩不及也乃之兼疾矣以通之遂曰於氣聊之路俗過所之則無與疾 行不及疾者皆狂也疾者知之以為過矣於氣一性過過陽不則能與疾而遇 偷今併與古之疾古者皆知之以為過矣於氣一性過過陽不則能與疾而遇 復所以善益之疾矣 子所以傷之敗矣夫疾亦無之已流於私欲之偽去古益遠而〕

三疾
以古者言 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 今亦無此
以今者言 狂也蕩矜也忿戾愚也詐 末世滋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語錄紫近黑色過了那朱既爲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了朱推樂平淡與便過而爲淫生蓋過了雅便是亂雅邦家力勢也豆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而句便有頗覆之惡當不可畏哉○輔氏曰氣邀難得辯猶附誰難謂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張於邪疑以之間筠惡其雅亂而欲詐爲此亦貲天也之一端也○餓氏曰紫以間色亂正所以其能挽人之日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惟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爲二者所勝古人弦衣朱裳分之別服直以紫爲上至於常服其亦皆衣紫所奏之樂文非鄭衛淫生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免於聲言之潔安待不爲利口若所惑引○通曰前篇以按人對鄭聲言也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後字曰辨給也釋利口曰便給也捷則疑

亂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說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若流疾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跲焉者矣○汪氏曰奪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且耳目若能之猶未為甚難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注之心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危[illegible]諭迷其惑以曉人苟非[illegible][illegible]其心辨之豈不難哉

三惡○

以惡紫之奪朱言 — 非正色

以惡鄭聲之亂雅言 — 非正聲

以惡利口之覆邦家言 — 非正人

○此聖人之所惡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因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illegible]

學者心粗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畧各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甸反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兼舉其終也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己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己己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術部門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發分之以發見為百物生流行為四時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分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道形而上者也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即道之發見於有形者也四時之氣流行而為春暖夏熱秋凉冬寒非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字言之必四時之氣流行而後百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品物流形乾道變化方各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謂說密察反成病敗愚不可以不辨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無僧子之

惟亦無須會青言見其未喻之○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字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語錄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盡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收乃物各條貫性聖人之心隨亦不已不動容周旋自然中礼[illegible]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傳求之言語之間故言之子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為之實也夫子謂潮眾門人未能尽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尽說諸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天予欲無言一章實義無隱乎示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論推明夫子所以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若求索是不先生曰恐人不能尽曉而反欲無言答得其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施先師曰戲仲之問文公欲更熟玩之竊謂聖道明斯日是門人豁未能尽曉者以其徒求之言語之間而不知動作云默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以聖道雖曉而其見滯於言語間不能尽曉也苟謂恐其不能尽曉當更答之聖人方病李若發求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言語愈詳愈識愈滯未能尽號者向由而曉務使能不待求之言語而必求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深聖人之動靜無非理必知聖人之語然無非教也○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於

能躬行怒体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盖就躬行處体認徒待件把作实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衍依空言看了無益於得此此與吾無隱乎不章大同小異循是說片如無其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安理不以於聲旨語上求○焉氏曰夫子示子貢以一貫之學此文二以無言之學卒於間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無蔵[illegible]矣教道句集詳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体此天理之[illegible]然者此精義其用也天理之樂然者此朱子感與未篇始曰玄天幽日默升宏欲無言万物各生遂德容自清過未曰日子味前訓注此設藥黎發資求刊落苛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濟年造諭察奏享者宜致思焉○倪氏曰以妙道精義分体用盖因轄氏之說而申明之華感因末篇則因祭氏之說而詳言之此蔡氏說此章嘗謂發切於感與卒章持發其表而收奇功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為詳明方物各生遂皆玄天幽且默而言德容自清溫撰作尼欲無言而言知動靜無非教之意也又按嚴庵程氏嘗提掇欲之一字而講之曰先聖雖欲無言而未得以無言也未以無言明諸子而獨以無言朔子貢何哉焉於子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擴回言然曰而無所不諭不必示之以無言也下於子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迫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未可示之以無言也惟天資學力質偷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人不得不示之以無言耳此說就子貢身上發明甚切謹附于此

不言之化

以天道不言觀

論語十七之十八

以聖人無言觀

四時行百物生 莫非天理

一動一靜 莫非道義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記雜記曰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謝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猶非有故未有卻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則愛人之心則然無已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朞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敎民而出者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喪是矣宰我憂其崩壞而急之於玉帛鐘鼓之習則亦不知務其本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音怍由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

[通說]周禮夏官司爟古喚反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illegible]變猶易也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語錄問四時取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illegible]故并取之〇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illegible]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illegible]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盖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illegible]知金有五金之[illegible]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況水火[illegible]然用火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爲水災火失其性則爲火災旱暵疫[illegible]皆是因時改火以違其氣亦推化其性[illegible]也故周禮司爟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稱[illegible]之一事何得陰陽和乃物育〇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illegible]理[illegible]心哀恒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

尹氏曰短

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聲焉爾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終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猶為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音催既葬疏平聲食音嗣水飲受以成布語錄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者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筭成斬衰三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基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七絹反緣去聲○語錄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為緣一入為縓孔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要平聲絰音迭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通證

記間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殯則三日矣方食之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為一溢以為粥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可以食菜果矣小功緦麻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醬矣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可以不食粥矣不食菜果期而小祥期而服練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縞謂之大祥食鹽醬中月而禫大感反禫而飲醴酒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

先飯於酒而始飯肉者先食乾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旨美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其不忍之端閒不字皆是發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馬氏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既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畢而夫子率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哭況斯出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敢然踰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其[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月無喪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於今行之天下者宰我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他覃反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因予發短喪之問又以食稻衣錦為安是始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擧二之愛意猶冀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通證】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耳語錄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於宰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

之失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illegible]

有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

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

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三年之喪

- 以通喪言之必然
  - 喪必三年——此通喪之義
  - 不甘不樂不安——此通喪之情
  - 三年然後免懷——此通喪之故
- 以短喪言之不仁
  - 期可已矣——此短喪之意
  - 食稻衣錦安乎——無短喪之理
  - 有三年之愛乎——正短喪之失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語錄：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

書總寫爲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此非啓博弈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饒氏曰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去声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或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爲勇因在其中矣○許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爲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爲害隨所居而爲大小故在上逆理而爲亂在下則肆欲而爲盜夫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爲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勇此爲問矣

勇
- 以上義言 — 有所不爲而後有爲 — 此所謂大勇
- 以無義言 — 君子則亂小人則盜 — 此血氣之勇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語錄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雖不果敢亦未敢輕為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焉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語錄子貢所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直者○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鄭氏曰子貢方人亦徵學於訐也疑焉

之問同時故問答親切子貢方人之過而亦有激子路之□者稱惡訕上蓋子貢也徼訐子貢自□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爲子路而發矣聖賢之所惡如此雖仁者能惡人夫子以爲惡不仁者其爲仁矣子貢有焉○通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徼訐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上者推之也所謂不遜者因夫子所謂無礼與窒者而言之也

聖賢所惡不同

以夫子所惡言
- 稱人之惡
- 居下訕上
- 勇而無礼
- 果敢而窒

皆自是之失

以子貢所惡言
- 徼以爲知
- 不孫爲勇
- 訐以爲直

有似是之弊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養去聲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隷下人也或問何以知其爲僕隷下人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雖惡不嚴惡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許六反則無二者之患矣輔氏曰此等輩有褻狎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禮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彌其易怨之意此怨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

女子小人

以[illegible] — 近之不孫遠之則怨　此必然之理

以[illegible] — 莊以涖之慈以畜之　無二者之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声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去声下同而言不知其爲誰也張氏曰先又其於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可稱也○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衰其不復有進也○焉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稍進以古人以四十爲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足爲斷也盖世有晚而知道者爲[illegible]而絕之故知其爲有爲之言○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illegible]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

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聖人勉人之意。

以[illegible]哉 —— 四十五十無聞 —— 此但無善之可稱

以[illegible]哉 —— 四十而見惡 —— 此必有過而不改

論語卷之十八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聲凡十一章【通攷】饒氏曰孔子出處凡二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終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蓧之徒雖不足以語聖人亦不失為潔身之賢者師摯八士亦取而附其後遠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伯叔父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通攷】史記宋世家微子者微子啟帝乙之首子而紂

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去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及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声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割反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語錄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設[illegible]敢行可見其至誠惻怛何以見曰其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處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於易比干一向諫死又都宗社箕子往井上路下最是數賢殺紂箴際往那寒不系佯在所以易中府試箕子之明爽可見其數處故曰刳觀肖惟其明比於數初能正其志賢子以宗此以難臣心則定也○或問微殺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從箕[illegible]佯狂為致為紂所囚謚箴得宗乙死子宗以先比宗祀為重義當是云

又子行止死出出次孔有言故以人其懼比史當之或比上梅紛又
曰之雖因雖我狂宗于以之或道者去從以記理仁以故也貧力次
集攸不如末乃皆啓殺全仁死事不就而事三故肖為屏見子諫矣
性在同之知殷家賓附其也或詩特死引之于得以箕狂微見雖紂
於比皆而執啓著于二心心去不為生身難之心其子為子比叔之
伯干非已牢則遜夫仁之之或可因不以易事之皆天叔之干其不
夷既有又吮識于叔一○德德因則大在求為輿用無界而去之不可
叔死所比後子斧比句指專而止臣於去先夫而私九不則況可誅
齊之為干臨之箕干却至言不惟又一者發子不而時以為賤害也
求後而継意去子夫記諫之辭其有身非耳此矢各未為已知而殺
仁次為之箕在文死上而仁是有親而要○言比當傳等之已不豢
得序之則子先他時二言也以親屬在利設先所埋而此不之可去
仁與也忿之無其徵事也不謂屬之於以庭後以也不可必不已之
章此或以諫疑去子為○佛之之愛天忘堅不全無敢見去可比而
曰不問已必其曰已提暁乎仁發存下君曰同心私死三臣諫故不
合同據其在次說有頭氏愛○宗焉固仁死者之故則仁不臣遂以
乎宗史死先箕王去然曰之輔祀使家之皆史德得其之忍不以為
天論[illegible]原是子子志尚前聖氏存為也所非所而心為所負忍悲獨
理以殷[illegible]特之出書時二指曰亡犬○存活書同之說為去微死比
之論紀之斜如問曰所[illegible]訓愛寔臣焉長名者謂俸迂易以死而下
正宗以三尚也三[illegible]門但之同而氏之生事之而矣也皆以不少
即為人能于子其然人而理休已曰所者之仁無同皆其累以獨
乎正位之答之出發精閔言分城也二主也習者安謂然君其[illegible]遠

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弗乎發之理此處便有若等甚[illegible]御字是嘲說不非則以有所弗而實無所弗且奴微子[illegible]之兄諸于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全或去或奴或[illegible]死皆微箕乎愛之堅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則但之奴故曰不非乎愛之理中庸於[illegible]日未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諫不失天下之領名蓋武王殺紂以乎失名其實不失○通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則怛者仁之殺[illegible]託待下不弗二字蓋自上必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貞逆以指寧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以弗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以弗乎仁矣從於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弗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三仁

以行言

微子去之

箕子為奴

比干諫死

出處生死不同

以心言

去非要利

死非沽名

生非懼禍

至誠惻怛皆一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引孟子論柳下惠之言以爲證。○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反之之言而亡之矣。

或問三黜之後雖不肯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逸民之目○洪氏曰是非三家新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之者焉不出法以猶之而以三然也然從復而惠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說氏曰柳下惠胄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數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於與甚大子則賢勝伕国何皆以天下爲[illegible]可有爲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道而不封道之復自[illegible]夫[illegible]此所以爲聖之和也胡泳嘗云拗處容靈立而者士亦[illegible][illegible]佛亡邑牢之下官小可而惠三爲之不卑小官可亂三黜亦想因謙諍刑罰不中而然○與氏曰別二章於篇有以[illegible][illegible]人宜[illegible]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若孔子之罪以見聖人之[illegible][illegible]此發明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者易合雖吾國亦可言[illegible]不[illegible]枉道以求合則必守道而不去者也其三黜不去縱是[illegible]所而

不能在道則不失其介可

謂和而不流強哉矯者矣

柳下惠

以三公不易其介 — 所以見其介

以不卑小官 — 所以見其和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史記世家

〔證〕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言儒者滑稽而不可為法度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也息者生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此言公

非面語(語去聲)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馮氏曰孔子與其臣議所以贈子之好魯)

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国務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騶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家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誅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宗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晏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諉吾老而不可復也先師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然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弱然於亂亡宜矣

齊景公待孔子

- 以輕重之禮觀
  - 不能以季氏之盛
  - 猶能以季孟之間
  - 尚具敬賢虛禮　所以去
- 以進退之實觀
  - 曰吾老矣不能用
  - 全無求賢實意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用及反而仕魯又溺人用之忿已而忌人愚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日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專此其發憤自強之曰吾嘗與爾於前心即歸遂夫子方欲轄桓子以有為而每子所為皆是為不得不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illegible]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待之[illegible]名於其上也[illegible]夫○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欲去去若遂[illegible]使去非[illegible]君之遇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膰俎故因此微罪遂不稅冕而行先師曰幸淫声美色而為之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上声而折中以聖人之行去声所以明中庸之道也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

女樂

- 以齊人之歸言 —— 沮賢之意
- 以桓子之受言 —— 簡賢之漸
- 以孔子之行言 —— 見幾之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子時將

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形甸反無道則隱

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

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

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宜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鳳兮鳳兮——所以尊孔子

何德之衰——所以譏孔子

接輿過孔子

往不可諫　來猶可追　所以曉孔子

趨而辟之　所以絕孔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吳氏曰按輿[illegible]楚故沮溺亦大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饒氏曰耦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數音朔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敷救反）種（上聲）也。（按韻會注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津處。（張氏曰謂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為言其徒勞耳○饒氏曰言舉世溺於不善今欲易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避者故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群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治去聲），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

比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語錄紛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出未治常恁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微不得又且支下其憂出之心要出仕首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達亦無如之何○通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万物爲一体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爲忍聖人之爲仁沮溺之爲過聖人之爲中物仁這是說出他骨髓如

通攷 程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个

子路問津。

以沮溺之言斷——天下滔滔誰以易——此謂辟人不如辟世

以夫子之言斷——天下有道不與易——此謂不可絕人逃世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吊反 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通 劉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上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賢遍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又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蔡氏曰此亦子路[illegible]力之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大倫[illegible]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欲廢君臣之大倫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賢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仕餐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語錄問集註
云仕所以行義末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兩危[illegible]只是
意難說義便是總去就謝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卻是此義
雅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信義聖人憂出之心個是忘
設得君行道到是公問陳遂行是公不能用又行拒了受亦
學又行無一而非義○或問道之不行矣而雖仕可乎曰仕
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
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

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當懷抱徇祿而苟於仕也由
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綸亦可見矣○饒氏曰前章說天下
有道不可易可見聖人教出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
可覌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父不行道義如何分曰
其一般道指全体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說君臣義至朋友
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其由此道如義
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謂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此
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用
義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

不與鳥獸同群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

要他那高尚底事所以片於豈往而不
清底害所以病於下流而不止也爲尚
患得患失一者皆非中道求如失水廢
原於命發寄情皆天理發見出求者所
心貪溺於富貴以樂了性所發發門惱
文情如決去水之提防知何留得木往
之情而饕富貴決
破壞此貪財曰饕

此二者皆感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

聖人不廢君臣之義不潔身以亂倫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

或處上而終不離去於道也

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恝然忘世所以爲聖人之出
奚也然即三章盡比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

爲無矜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凡世氣高尙猶使人超擻起懷被於聖人懷有所不滿之心如世閒之視山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乃是闕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故以子路之行行而與立丈人之闕君子其然豈非其貧可敬故欲嘗謂君如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安義此貧行肯何之後求以自便其私亦皆四子而武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付多見其不知量也○饒氏曰讀譯此段發慨計之求發門子皆貧人牠懲見世亂便以逃世爲高是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邈齊云在今日荷出之道止當狀起沮溺等太此負分言○通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從倦後引之意在隙之致焉亦如此然隱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隨治之中若之折衷之何不幸而自絕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子路遇丈人

以見[illegible] —— 似知長幼之節

以說爲夫[illegible] —— 不知君臣之義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太伯同竄荊蠻[illegible]

逸朱張不見形甸反下同 經傳去声 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声 張氏曰不降志不辱身清之至執○邢昺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声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 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汙君辱身也 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佳賣反期悲哀三年憂【論語】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上於夷狄而如礼也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輔氏曰愚謂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照陷記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心謂所行當人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義之思慮若誤矣○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以理汙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矣此而已公人使不能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音短髮文身裸力果反以爲飾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嬴以爲飾云云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張氏曰言放而不拘異乎中倫者矣然其狀身亦合於情者之所爲防其退發求非察隱行怪之所爲有合於推爲可取也○輔氏曰仲雍退如勾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請清則伯夷之情也故言自斥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難無所著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爲則放言自發因宜有之○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有言其不存乎心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雲峯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參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出雖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若之如此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

語者如此。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善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謝氏曰
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
高與遯世離羣出易乾文言○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羣與沮溺之徒不同遯固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
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
謂之逸民方外二字本莊子遊方之外謂出乎禮法之外者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
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
也常適其可如孟子當其可之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然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
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丁亂反之

〇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註】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缺決悅反 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通證】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注大食朔日与月半以樂侑食時也侑猶也干繚缺皆名也或問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脯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通證〕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上声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饒氏曰賢者出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先師曰魯未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後一時也又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絜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致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發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或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與所

周衰禮遷散無一人留樂工皆自太樂音絕矣夫子誠心宗禮樂以示來世而乃發縱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汎以念拾遺深有感也夫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胡氏曰前章論河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皆也如此忠厚末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皆不可救○通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紀述相次固有意也【通攷】金履祥曰施劉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儒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産○胡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爲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饒氏曰四乳皆双生固爲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稍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先師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係今思古之心乎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旣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惓音權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所過謂離人以爲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所記五人子張三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凡二十五章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輯釋胡氏曰[illegible]

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於顏曾[illegible]非二子所能及若顏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全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凡二十五章

通攷熊禾曰皆記門人弟子之言子張三章子夏八章子夏之門人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五章記言者必子夏子游之門人[illegible]又後亦況孔子之道不行而不無望於及門之士也[illegible]

後三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子貢亦可謂知德之深而行道之切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語錄致命猶俟言命與他不顧

爲我之有〇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illegible]聖人之言集註以爲庶乎其可則其言之太甚矣〇眞氏曰義敬哀皆言思授命獨不言思死生之際惟義是約有不待思而決也〇[illegible]師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不服也平時能思此二者而行之則其人於義講孰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以死處於[illegible]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其[illegible]豈但臨陵臨[illegible]能死戰

立身大節

以[illegible]

見危授命
見得思義
祭思敬
喪思哀

庶乎其可

臨難苟免

臨川吳氏曰……為禮不敬臨喪不哀……餘不足觀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

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若……則是……大……之意……不及……信道篤……弘……不能……有其……人……或問……弘……者之為……

……所……言……以……所……德……道……有所……不以……弘……

……有……信……道……人……者……道……所……能……不……

……弘……之……若……不……為……之……信……道……弘……者……

……亦不足為……一章……無……之……不……氏曰……不足觀……

日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或問朋友大畧當如子夏之說然於不可者亦略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觀之其說幾乎○張氏曰拒之之可微過甚耳曰我之大賢何所不容苟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之氣象歟○齊氏曰謂拒不及郎也過分於此章見之損友雖孔子不能不絕曰拒則指所太過大故亦周公之所棄也曰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道曰子張容學字是要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審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某諾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

子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交際之道

[illegible]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illegible]

道「以大道言 — 正心脩身治人 — 無所不通 — 此乃君子所爲

以小道言 — 農圃醫卜之屬、不能相通 — 是以君子不爲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illegible]

有所進則所知所能日新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illegible]其所而無失[illegible]其所未能日知[illegible]所能[illegible]其所以[illegible]看此以每日每月之言[illegible]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便是不可以不時習也[illegible]會到一月後記得由此論之[illegible]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則其幾乎[illegible]

學「以可爲師言 — 溫故而知新 — 此因故而得新

以可謂好學言 — 日知所亡月無忘能 — 此因新而求故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illegible]

[illegible]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illegible]

徹下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illegible]言括程子言仁是所以事得乃引而不發在上面下者是於此則[illegible]心所欲人之思而學之問也引而不發[illegible]

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illegible]比之力行而後曰約然而不得已[illegible]有以[illegible]然則[illegible]不能盡其[illegible]若其約者[illegible]先後有以立其志得其[illegible]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

謂切近之事[illegible]又[illegible]仁[illegible]類[illegible]便[illegible]一去以[illegible]而推[illegible]只如[illegible]事[illegible]只一件[illegible]便[illegible]事[illegible]透[illegible]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問[illegible]須從近處[illegible]自[illegible]一把則可[illegible]的[illegible]近[illegible]在[illegible]後[illegible]學之問則不博[illegible]志[illegible]不篤[illegible]切近[illegible]思[illegible]是[illegible]分明[illegible]其何一[illegible]可[illegible]語[illegible]能志所[illegible]博學篤志而曰切問[illegible]不篤先切近問則只思之[illegible]近思[illegible]不[illegible]

問[illegible]

徹上徹下之道

以終言 —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 — 乃可謂仁

以始言 —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 — 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語類致者[illegible]其所至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此重在居肆與學字〕

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此重在必事與致字〕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語類[illegible]居肆方能得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居肆亦[illegible]緣成其事如閑坐打閑過日在學亦有不致其道[illegible]道發中道[illegible]發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illegible]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illegible]日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寫者在此然[illegible]子之居於學者也然集註二說相須[illegible]不務成其事者有矣有未有不說居肆而能致[illegible]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後能[illegible]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一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百工居肆

以所志言

以所用功言

不居肆則遷於異物

不篤學則遷於外誘

不成事則虛閑時日

不致道則半途而廢

二義相須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声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爲飾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重去声○通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卒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以其過也卒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惜欺人欲以自掩其過也卒流而爲惡

通攷

只程曰○文夫吉無肯只請如字与文之以禮樂同○

[illegible]

中齊於自然之文法声只着意夫文節死活各自不同

過

以君子言——口不言而心自咎——所謂自訟者是

以小人言——憚於改而常自欺——所謂必文者是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去聲〕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黃氏曰儼者手恭而厚重溫者心平而氣〕

〔如厲者義精而辭確○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見一般近就之見又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意自[illegible]平日有三變曰問儼只當訓嚴而云莊何也曰不易之義有形容言曰[illegible]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外面排確[illegible]也不日易方之也義有形容[illegible]不偏不陰陽合德然[illegible]陽剛溫[illegible]夫子[illegible]之有[illegible]君子[illegible]然而溫[illegible]以為三變有[illegible]然而言有○溫記謂義者[illegible]以[illegible]玉焉[illegible]變恐[illegible]以門人之學自莊敬入○程子[illegible]心曰[illegible]說謂[illegible]有意於[illegible]得聖人[illegible]〕

君子三變

以聖人論 — 望儼然即也溫言也厲 — 非有意於變

以他人論 — 儼則不溫溫則不厲 — 執而不能變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人近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惟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己為謗者乎〇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為厲己諫君而君以為謗己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

君子事上使下

- 以信言 — 勞而不怨諫則必從 — 此見誠意交孚
- 以未信言 — 勞以為厲諫以為謗 — 此乃誠意不孚

〇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〇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語錄子夏之言謂大節既是了小小厥差未盡處亦不妨

然小處放過了是方做不徹不當道其是可也○[illegible]氏曰書[illegible]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皆以其[illegible]有大[illegible]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illegible]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者而略小[illegible]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節不[illegible]其大者失之矣○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遠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比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先師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大德小德

以不踰閑言 —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 此大節所關

以出入可也言 — 動靜語默應對進退 — 此小節無害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通曰集註精[illegible]之言本末者[illegible]

然卜子夏則大學明師可分先後卜子夏則分本末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illegible]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馬氏曰區[illegible]草木[illegible]別[illegible][illegible]區[illegible]一區不相[illegible]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此上二句文意[illegible]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彊上語音御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夫音扶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語錄[illegible]以灑掃應對為先[illegible]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知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一致而其教不可躐其序不可紊也○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

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終始精粗[illegible]者。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或問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然大小[illegible] 則以灑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語錄[illegible]只管[illegible]理不能曾大處[illegible]

[illegible]

爲小。形而上者爲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日理無大小者，非[illegible]洒掃應對[illegible]指事物之理言[illegible]不而乎是小非即以此爲形而上者[illegible]要只在謹獨。此其言小者之不可忽[illegible]打停以之大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遺大[illegible]而滯以理無大小，總之推理無大小故[illegible]

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

通攷

吳程曰本末二字唯以大小言之後三條乃伊川語本條上句以事言下句以理言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語錄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一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曰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學而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真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此所謂精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引易中此語出洒掃應對對言洒掃應對所以然者卻至精之義也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語錄論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黃氏曰然精[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如此者洒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具節文之著見若如此之○通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此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曰按[illegible]謂已然者為末所以然者為本[illegible]子辭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若是理饒氏辨程子之言以末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謂之

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黃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若初不容乎此理者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通曰程子此四

惜指所以啟子游之末也本之則無七字【圈發】吳程曰即此灑掃應對一節便是下學上達一節之極以貫大

言全體 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

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反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

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

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通曰李皆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閑

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若不知分

殊也殊行攻懸李者差總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若氏除去來

謂一二字如謂學其末本○便在此事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

近小而雖有謂不學其則末而本矣○語錄此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

問大事理會小事合當理會精粗且說便是他理會理會不可說却箇底

事不理會只理會是精底理會灑掃應對是小底只理會那精底便是這般無大

神不是只理會粗底是精底又不用神自說他理會粗底不可以灑掃

須是灑掃應對底自是精義入神至於精底精粗理會得精底都是一

應對是灑掃應對底中入神之分至於合精粗若底然若道理之極

體大小人大底是全體全之節至合精粗若底然若道理之極

段首言全大無小大一小精後則言此理○曰其一故曰不易之心

粗以見理大小精粗以前言中之節自合精粗大小之極故曰不易

所以發明精粗本末其無大小又無精粗之意○說則又言四條皆以學

其見其則精粗所以然而無小精粗之意以為言之次第故其所以

為本末之意至精而不可謂之子見其子至正心誠意以至

灑掃應對之精是實其所以為本末之際而為其言之際正心至誠意

此末子游之意以示子夏曰程子曰且當教以灑掃應對至正心誠意

弋李知數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說欲人於根本上做
來剖則氏自然中節施教槩肯把大小學衮作一事兆也子
真之許日合聖人之數但只言事而不又卑則小李是字分
爲微徹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爲本事爲未謂掃有
小大精粗而理無小大精粗小子未能躬理謹獨且把酒掃
爲對以雖持其心離李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夫之理陽
焉年良長識物階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
日之君酒相應對者即爲精義入神之此今日之精義入神
安不齋乎西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
李之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後本朱子分以古
游之意而推之○通曰說氏謂小李未能明理指獨且把游
掃應對以雖持其心年良長却愼獨以誠其意誠以大字誠
窓章方有眞謹工夫然程子弟二除云君子只在誠節誠在
未一丹之意致謂小李人至微之事須謂正要指其微推從
念慮之微說小李洒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若不在前不能
蓮便捉不能指獨純氏也語切說何須後亦不可不解亦此
郎曰程子此如於謹獨識大言是指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蓮
小事無人所不知已所獨宛之恐就氏所云能獨以哉則恐
與程子此語初但
妨非以解經語也
【通攷】
全後解曰段子此章發明學賢關與
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經子先後
皆數若分第言前一於釋子道山意四條辨子游本者之說
明子賢然辟之意○程後心曰程子一條明君子之教後四
聯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數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
則一比如此說之則實相表裏者問見○横紹曰本末始終
先後各義無不同而人學論說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張
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所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子游

以灑掃應對為末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為本所
謂先後所謂始終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為不同

學先後本末

以小學言　灑掃應對　非以其末為先而傳

以大學言　正心誠意　非以其本為後而倦

以一貫言　下學上達　無分本末先後

其分殊

其理一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語録優作優[illegible]字解行有餘力猶言暇日是也○先師曰仕與學理同而

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illegible]

[illegible]有餘力則益及於[illegible]學有餘力則始及於[illegible]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

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發其言雖反復相因而各有所指[illegible]

[illegible]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illegible]

[illegible]反之則必非相因之辭也[illegible]

今云各有訓指甚説○饒氏曰子夏力行之意多所以首有
此語不句是因上一句帶下來説○泥師曰學以明其經指
休也仕以行其事計用也体者用之本用者体之驗注有餘
力而不學則行循曰蠹人是有無体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
謝於受身忘世是有之亦之体矣子夏為見當由多有仕而
不學者徹孔子以今之從啟者情斗得之從則可想見假道
以仕優而學學出人夫已仕者當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
學優而役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亦上句人所物
忽故以人所物忍者先行之進餘皆者此當可疑要之無可
疑比○通曰聖賢之言臨自有因上句而仕下句皆近夫行
不言背文公論而不下因而已亦相公正而不論結欲言下
句則齊相公正而不論者試試亦以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
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
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

仕學

以仕優而學言
- 仕主致君澤民
- 學主致知誠意
- ○其事異——當竝其事

以學優而仕言
- 學所以基其仕
- 仕所以行其學
- ○其理同——始終在學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胡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從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但人事未忘本者爲之抑揚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先師曰行仁惟務內乎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子張

以子游所說言　難能　過高　然而未仁　少誠實惻怛

以曾子所說言　堂堂　自高　難與爲仁　外有餘內不足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

輔人之仁也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猶比也言○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思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仁也○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体認省察之功人不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之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真情乃喪親之人心天理所發見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語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礼記檀弓曰吾悼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悲言為○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遂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礼發也○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備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者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未有自致　凡事不知所迹

以前論證曰、—親喪自盡—於此不敢不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声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語録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以此甚多○或問鄧元亞曰獻子相魯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況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通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爲曾子尊其所傳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謝曰亦如此思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莊子之孝

以其他者言 — 多有可能 — 此猶可能

以不改者言 — 父臣與政 — 此爲難能

[illegible]

〇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或問生業不學教化不[illegible]內無尊君親上之心

外無仰事俯育之資，是以恩疏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漸散之心〇黃氏曰：得情則喜，則大刻之意或生，或流於法之外；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illegible]情相維繫，不可離也。[illegible]

義雜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其犯法之心，或出於不得已，或出於[illegible]。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欲恤是形容其好生之心，或[illegible]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〇先師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固在於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哉

上下情義

以上失其道言 — 使之無道 教之無素 失其道 所以散

以民犯法言 — 迫不得已 陷於不知 — 得其情 所當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惡并去聲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馬氏曰紂名辛字受紂諡也發出定諡謂殘義損善曰紂○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是以若此其極書稱受為逋逃主淵藪惡來之徒皆集不善之積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污下而衆水歸之乎○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示戒人○并陳門大下之之惡朱子以為惡名張氏以為惡人讀者宜辨之

以水言　卑下之處——衆流所歸

以人言　汙賤之實——惡名所聚

惡歸

常當自警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玷故人皆仰○先師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其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之蝕或不免於愆而明示於人指其小人則諱過而揜匿其改過而因文之益重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

君子小人
- 以君子之過喻 — 過皆見更皆仰 — 終不能揜善
- 以小人之過喻 — 揜不善著其善 — 終不能揜惡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

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語錄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常師若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或問在人之人正指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大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饒氏曰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先師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盖列聖道統傳集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語錄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故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少盛藥氏曰子貢嘗見用於魯相吳之說大宰嚭而全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我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語錄古人宮牆只

牆卑室淺是牆無矣以諭至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饒氏曰聖人之道稍日雖入然其我亦自有方宜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雖欲從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况師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之之道高深雖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甚切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以略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叔孫非有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識

夫子宮牆

- 以不得其門者言
  - 牆高宮廣—非無可得之門
  - 博文約禮—顏子所得之門
- 以得其門者言
  - 忠恕而已—曾子所得之門
  - 文章性天道—子貢所得之門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雖不欲物之物而生之也殺生須者覆之物自須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也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先師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用使不在知其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有州佐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喻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譬之矣深矣

仲尼
- 以[illegible]之宮牆言 — 高而不可窺
- 以[illegible]之日月言 — 高而無得踰

叔孫武叔不知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吐雷反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踐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踐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務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烏變時雍書堯典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也雍和也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

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
與天地同流者也[illegible]金履祥曰不可及言聖德之休高縱得邦家言德之用神速立之道之綏
之動之聖人感之效斯立斯行斯來以和此天下應之之謝○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
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
動捷於桴鼓影響禮記上鼓貴桴音浮左傳成公二年右援抱而鼓抱鼓桴音浮本作桴漢書抱鼓之
抱音桴風無感則此將字不音桴若音桴者乃棗桴浮海之桴枝也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
所以變化也蓋不離去聲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
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語錄問立之謂植其生曰五面之宇例之
以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曰勞之來矣
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使是鼓舞使之撥喜循雖近為使謂而
不自知加書之俾于從欲以治推動正應從志皆見謂之指
知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到深學變做小便自使也[illegible]然
氏曰立之謂制其曰至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感安之立之自
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化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此人立化
之撫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人正感動之速漢謂謂之以生
故之為榮幸哀謂失其所依故為之哀成或以了其知已久
仰望人乎乃不言其德而於其得邦家之效付之可大之德
不可形容因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妣聖人之德不可形際

子皆介育之年可進可貢日子光之際汪子國何背化何人德未即
貢孔則之私進謂德謂於聖貢見言唯曰貢有其時故久之端茂其
之子削林其德貢蓋言是人畫其蓋孟聖之目可得其以然高感哉
蒙弟之夫子顏知極言始神有神徽子門知者及位德其道明動久
之子以子今且聖於德知化前化於所諸始所以則之德不博之而
心也天亦則子人高行之上謂之由引子足其其其化之脫學淺見
然其之三新命矣諸分矣下聖如之章平以標神神蓋化然則深其
於所不始子之謂也今前與人也不我曰知天化化妙不而其運神
父見可則貢問集然引引天過○知子罕此之之之於可易感速化
毋於所前賢足註則謝謝地化通者貢辭彼所不勿吾爲見於未之
至何而之於三者前代氏同存曰乃有數陳以可用身者哉物有速
然背非以夫始當不曰曰流神此必若語亦爲測貢而言○者不天
遂壞其我子則有過觀子然之章被之形者天者有其也先如視下
者之所伊所疑其謂子貢則如集口惟容貢則言與神夫師此其之
凡說見之見夫前子貢亦聖未詩亦尊夫不非也天化子曰因德理
六年毋辭者子後貢務可人易當之夫子況知天地之不此其之實
年見道之每求相亦聖詞過窺測而子平以天子同用幸章感所大
之毒而降聞慈道人蓋化測言大與潛及者之流不而前於至則
久其益前益政要觀語觀存此稱子此涵此不道者見不言物若聲
則然高之下次使聖乃聖神則子之子蓋貢能潛然於得夫以聖生
其也若以此疑可人知人之引命祥貢莫哉知天言天時子反人本
說言以曰篇夫見今晚矣妙租開那二貧二也然如下不之觀道深
論而爲月子子惋則年亦子子於辭其潛必以之使得不聖全筋

所稱於夫子者益深矣【圖說】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通考】而又有以深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益已極於高遠學者宜熟玩而深思也

夫子得邦家

- 以所可見者言
  - 立之斯立
  - 道之斯行
  - 此見感應之妙
- 以所不可見者言
  - 綏之斯來
  - 動之斯和
  - 其生也榮
  - 其死也哀
  - 此見神化之妙

論語卷之二十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通攷 熊禾曰一章言堯舜三王之道二章爲政三章學爲君子○黄四如曰泰伯篇末叙堯舜禹湯文武之盛爲此蓋定書時語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禪時戰反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 通攷 朱公遷曰堯以天下與舜舜以禹明禪授之義言咨爾舜一章以治道相傳之統言○程復心曰天之曆數大所照于人君之崇高富貴也○蓋微權而禪授之義揭之先節

曰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攝，舜禹皆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堯崩三年喪畢，而舜然後踐天子位，舜崩三年喪畢，而禹然後亦踐天子位，所謂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之私意者也。然堯命舜升帝位，而舜讓于德弗嗣，故朱子於此以讓位言之。方命禹以居位，而禹未即天位，故朱子於此又以遜位言之，各有攸當也。湯既有之○湯復曰蔡舜禹名也湯誓成文武成序皆論也論語決始於此周

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或謂帝王相承，其以弟之授，共[illegible]之哉。只曰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一出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以名用於圖讖而得之言也。聖賢言中有仁義大本云者，直亦泛雜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此說已說就見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說矣。凡聖人之道以時行所就上其大旨小字以見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集人之道川日允執其中，小作以說得不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就上面曰或以守字謂執字，守有執不問，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只舉一物使要執定那，既說執其須說事事物物將乎中，前而不能將因守方是守，使易得死殺了說，若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殺。○倪氏曰：執云若非執一定之理，是於事物上尋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執其中，即用其所謂執之用中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形甸切）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通曰天下之大建之在心此心之用猶有過不及節非中俟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設命之際天氣方於此乎若此心不而即以永終言之意戒深矣○先辭曰天祿永終告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詳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聖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心相授受之辭將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illegible]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謂喪事[illegible]乘驪戎事用馬黑色曰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翰白色馬也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

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通考〗吳氏曰簡在帝心天之心也從心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狠人之心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湯告諸侯之辭也諸錄簡閱也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檢數過闕之人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作與通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形甸反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通考〗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本於此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求善人是富做折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與賢伐商以後其中善人則錫予之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誠不給以從然後以賚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

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馬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紂雖至親不能用也言下孑既獲仁人祇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賢也率天討罪以罪己爲本故曰萬方有罪民其實無罪也勿畏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去声錘直垂反也量去声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圖】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陳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參酌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成武王一般事實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通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

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此言之則曰中信曰敏曰公曰公為言之曰中而已〇先師曰寬者衆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

〇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黃氏曰論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訖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具下及賞善罰責己恕人大綱小紀休徵未嘗無不具舉盡帝王之道[illegible]凡事之合天程

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道[illegible]事物論政此無事

道而人非中者耳豈其所以為道也所謂道統之中〇饒氏曰通兼是前程處

章堯舜禹湯說相傳之聖湯是說他心事一中武字下前而說紀篇

而言二說固無不同然聖聖一相承只是一中字〇實前通曰敘戶

是中道流傳之說下而亦無居不如此執中之實〇則述用之

之未言夫子之肯非家者其所以知此此篇之首則有敘之遠

古帝王之用問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体即此意

孝帝凡讀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孟子篇終

但孟子問知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

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而判然以行過無異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費芳味反焉於虔反○按韻書屛字上声者註云蔽也去声者註云除也屛四惡之屛當去声讀而舊音丙蔽反

或問謝氏曰以府庫之財与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則不絕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衆其不殺邑可也其究安宰百者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胡氏曰任人上者人設為多不能容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役嗇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大小而二其

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七貞本次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比太声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吾官反忍弗能予与通作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語錄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得來又寬只是戚人遲緩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澀縮惜便誤事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

歸上今正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如是
本職嘗然人君為政大佗劫不恤節此語與便果決與之○
陳氏曰暴與賊若相似何以分上句是下役等事下句是約
束立限輸納及禁止等事○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為
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為也○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
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弊然責他成就豈不是
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夫緊能是殘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
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通
曰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
失柔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
司則惡矣故特著之須羽以各取收通鑑漢高祖元年韓
之事以不為政不知大倖者之戒信問漢王曰今爭權
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
之請言其為人項王喑音噁烏故反叱昌力反咤竹駕反漢
書作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
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
音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刓印刓
說缺也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
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聲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通曰
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二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蓋患未有不
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令登

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貴矣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通考】蔡氏謂孔子論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語錄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飯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能君子不成○饒氏曰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失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為君子○通問程子釋朔闇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為君子得乎首論不亦君子乎是已列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然君子張嶼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通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

如是禮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從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知言者君子所以知人也如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詖辭知蔽淫辭知陷之類○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推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通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學者言設則孟子自言也於此亦見集註之精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語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修諸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己○潘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存主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然所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發君子之事備○通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章此篇前一二章論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與聖學之然事知斯三者而為君子則聖學之體立不過將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矣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味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乎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覺軒蔡氏曰論語首

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巳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先師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尤記者之深意夫子鮮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尤人似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深思諸心焉

通攷

通釋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礼知其在已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已知已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能知已者未必能安乎天知已而不能知人者未必能務乎已。

三言之簡而其義無窮置之論語之末其旨遠矣

論語卷之二十